

健身房里的美女

◆ 安 凉

明人之前在小区边上的健身中心买了一张五年卡。这天,他刚在跑步机上走了一会,那个漂亮美眉就又迎了上来,穿着一身运动服,人显得精神又挺拔。

最早一次就是这个美眉,看见明人在跑步机上快走,主动上前嘻嘻地微笑说:先生是第一次来吧?明人瞅了瞅她,礼貌地点了点头说,是的。那美眉说,先生,是不是让我帮你指导指导?你在跑步机上走路应该抬起头来,迈开步子。明人回答道:哦,是这样吗?他按照美眉的指点,脚步迈大了一点,头也扬了起来,但一只手还捏着跑步机的把手,不敢放松。美眉说,你这是有氧运动,走个10来分钟,20分钟就够了。如果你想健身的话,还要去练练那些器械。

美眉说得很热情,似乎说得很到位,也送到了明人的心坎上。他在那个仰卧起坐的器械上坐定,刚做了几个动作,美眉又跟了上来,指点他,什么时候双手该放在脑后,两腿怎么夹住这个仪

器,什么时候开始启动,说得详细而又耐心。按她的说法,明人又锻炼了十多分钟,感觉确实舒爽。

走出健身房,明人还在心里念叨,这个健身房挺温馨的,服务也挺周全。

后来明人又来过,美眉也是一如既往的,对他悉心指教,说,你什么时候来,告诉我一下,我再给你指导。明人微微点头,表示感谢。她还和他互加了微信。几次下来,明人像上了瘾一样,往健身房跑,享受着细致入微的服务和指导。

再后来,那美眉给了他一张表格,明先生你看看,你选择哪个菜单,我们可以按照那个菜单给你服务。明人拿过那张精致的覆膜纸片一看,这是他们健身指导的套餐。只听到美眉说,明先生你应该适合这个套餐,半年时间你就可以练得很精神,身体也很精壮。明人说,是吗?那每周要来多少次呢?美眉说,一个礼拜来个三次,应该就可以。明人的心里估摸了一下,要挤出这三次时间来,应

该是比较紧张的,但他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那美眉接着说,那明先生你填张表格吧?你是用现金呢?还是用卡?明人听了顿觉惊诧,他仿佛刚醒过来似的,哦,多少钱?美眉笑着说,你选的这个套餐半年十二万。

明人心里倒吸了一口冷气,这十二万,差不多是他全年的工资啦。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地方和美眉变陌生起来。他只能支支吾吾道,我再考虑一下,考虑一下。

后来连续几天,他都没有进健身房。可美眉的微信不时给他提醒,不断给他发来微笑的图片说:先生选好套餐了吗?或者先生什么时候过来办手续啊?明人迟迟没有回应。

一段时间后,那美眉的微信似乎无声无息了,明人也渐渐淡忘了这点。他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涉足健身房了,要不是今天风如此大,他是尽量不踏入这健身房的。他更没想到美眉见到了他,

又主动迎了上来,让他十分尴尬,他埋头在跑步机上快走。

美眉还是那种嘻嘻地微笑,明先生你来了,还用器械吗?明人似是而非地点头又摇头。美眉说:你还没选好那个套餐吗?这回,明人回答得很坚决,说,我就不用了,我很忙没法保证时间。美眉哦了一声,说:其实这并不贵的,你可以再考虑一下。明人说:我考虑过了,真不需要了,谢谢你。美眉又哦了一声,那眼神似乎有些失望,慢慢地就离开了。

回家不久,明人又听到了手机的叮咚声,有微信进来了。他点开,是美眉发来的。美眉说:明先生,四天的指导费你是不是能帮忙付一下,总计2650元。本来这笔费用是免费的,因为你没有选定套餐,只能抱歉让你先付了。明人怔怔地看着这微信,好半天没缓过神来,他不知道这是一种陷阱呢,还是当下最时髦的服务?



前段儿时间,老婆下班儿回家跟我说:“刚才我下班,挤上一辆公交车,哪知道,车上人满为患,把我挤在车门儿口,一路前行一个多小时,吓得我,脸色煞白神经错乱,你说,这要是车正跑着门儿开了,还不得把我摔个狗吃屎呀?”

我问:“车上就没有一个帅哥见义勇为帮你一下吗?”

老婆说:“咋没有?”

她顿了顿,接着说:“还真有一个帅哥发现了我,他对我说了三声:‘妹子,不用咱俩换个位置?’我都假装没听见,机会错过了。你说,我不是错怪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吗?”

我瞪她一眼。

老婆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劲,又说:“不过呢,那之后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,我觉得,有他关心,我再危险也没问题。”

我跟她说:“以后再碰上这样的事儿,你可别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再说了,你老公,又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人。”

老婆表态说好,以后再碰上这种事儿,就直接求助帅哥,“我就不信,我还看不出好人坏人?”

昨天她回家,一回来就问我:“有两个消息,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,你要听哪个?”

我说:“先听好消息。”

老婆说:“这次回家真顺利,在省城换车,我没座,可是,一上车,前排,就站起个帅哥,不但抢着要把座位让给了我,还帮我拿东西,把我照顾得可妥帖了。”

“不错,你算遇到好人了。那坏消息呢?”我问。

“下车才发现,我分装四个口袋里的两万块钱,全没了。”老婆说完,嘴一撇,哭了。

帅哥让座

◆ 孙彦军

崇明菜的味道

◆ 崔立

晚上,已经没有客人了,饭馆刚准备关门,突然冲进来一个男人,喊着,等等!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儿,还有一辆长长的卡车停在门口,显然是长途跋涉,途经这里的一名驾驶员。

男人问,你们这里是崇明饭馆?男人显然是看到了门口的招牌。

一个中年男人,是店老板,刚把一张椅子往桌上放,老板点了点头,手上的活儿也没停,说,是啊,我是崇明人,土生土长。

男人重重地拍了拍手,说,太棒了!老板,我也是崇明人,只要你今天能让我感受到家乡菜的味道,这些钱就是你的了!男人把一沓钱拍在桌子上。看这光景,至少有一千块钱的样儿。

这是高速公路边的一家小饭店,一天千儿八百块钱的营生,男人一下掏出这么多钱,倒把老板着实惊了好一会,说,好,你稍等。

半小时不到,男人坐着的桌子上摆了三菜一汤,一盘红烧小黄鱼,一盘凉拌金瓜,一盘崇明红烧肉,还有一大碗青头菌煲崇明老鸭,标准的几个崇明菜,还带着暖暖的热气。热气腾腾中,是男人带着期盼的脸。

男人拿起筷子,每个菜都尝了一口,还在嘴巴里嚼几下。放下筷子,男人摇了摇头,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,说,对不对,没有家乡菜的味道。

这个时候,老板已经从后厨走出来了,说,怎么会没有呢?我烧的这几个菜,可都是我们崇明菜,也都是按照崇明当地的烧法啊。

男人说,这几个菜,是像崇明菜,可,可是,没有崇明菜的味道啊。男人想起了什么,说,对了,我能看看您这边的厨房吗?老板说,可以呀。

老板带着男人进了后厨,窗户开着,稍有几凉意的夜风吹进来。里面是崇明乡下砖砌的灶台,里边、外边,两个大大的锅儿,还有一长溜儿的灶台边沿。

男人看着这灶台,似有几分惊讶。男人说,老板,能帮我把那些菜儿,都端到这儿来吗?我想坐在灶台这儿吃……老板和老板娘相视了下,说,好。

灶台前,几个菜儿一字排开,男人又说,老板,你这酒,可以给我喝吗?男人努了努嘴,指的是房间角落处的一个塑料桶,桶上几个醒目的大字:崇明老白酒。

老板突然笑了,说,你看你看,要吃崇明菜,当然是要配崇明老白酒了,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!老板要去拿酒,又停住了,说,对不对,你不是要开车吗?不能喝酒啊。男人说,今晚我不开车了,一会就在车上眯一觉,反正活儿都干完了,不着急了……老板说,好。把酒递给了男人。

男人喝了几口酒,又吃了几口菜。男人越来越兴奋,也越来越激动。男人说,对,对,就是这样的一种崇明菜的味道。男人说,小的时候,村里每次有红白事,家里的桌子被借走了,我坐在灶台上吃,菜一起锅,直接放灶台上了。男人说,还有,每次家里坐满了一桌子的人,大家一起吃饭,我就特别兴奋,真想做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……

男人喝着说着,唾沫横飞般地,手还不时地动着,脸上一片潮红,是喝了酒,还是说得兴起?

男人喝着喝着就哭了,眼泪噼里啪啦地直掉……男人说,你们知道吗?前天我妈妈过世了,我还在千里之外的路上送货,我都来不及,来不及去看妈妈的最后一面,我不孝啊……男人不知是醉了,还是累了。一会儿,男人靠在灶台上,睡着了。

这么睡着着凉的,老板说,我带他去客房睡吧。

老板托着男人沉沉的身子,老板娘帮忙一起扶着,把那一千块钱,留了一张,其他塞回了男人的口袋里。



■ 这个孩子头发真多!

筱原幸雄(日本)

功夫

◆ 孙长乐

一个周末的傍晚,老崔在自己家所在小区的一个餐馆吃饭,吃完饭起身走时,身体肥胖的他,不小心碰到了邻座的人,这人是混混皮九。皮九平常就好惹是生非,被老崔一碰,杯中酒洒出几滴,他大为恼怒,起身拽住老崔的衣领,破口大骂。

老崔连忙道歉,表示愿意给他赔两瓶酒,皮九不依不饶,连连推搡着老崔,被逼到墙角的,老崔,慌乱中伸手胡乱抡了一下,不想一巴掌扇在皮九脸上,皮九一个踉跄倒在地上,脸上也登时现出醒目的手指印。皮九愣了一下,抹了一把嘴角上的血丝,满脸惊恐地望着老

崔,喃喃说道:“果然是真人不露相,今天我是遇上硬茬了。”说着,他爬起来慌忙离去了。

自己随意一巴掌,就能打伤了人,老崔站在那儿,瞅着自己的巴掌,一脸懵懂。在那餐馆吃饭的人,有两个是老崔的邻居,他们都显得很好奇,一个说:“老崔,我们做邻居很多年,真不知你还会功夫呢!”

另一个人走上前抓起老崔的手掌,仔细端详了一阵,说道:“瞧这大巴掌,又厚又硬,一看就是练过铁砂掌的。”

自那以后,老崔的名声不胫而走,时常有人慕名而来,找老崔

切磋武艺。有几次老崔实在是推托不过,就和人比画起来,老崔虽说步履笨拙,但那巴掌的确颇有威力,他一巴掌抽上去,虽然只用几分子,也是让对方的皮肉又红又肿。

老崔也纳闷,自己从小到大,也没拜过师学过艺,怎会有这样的功夫呢?

老崔在单位工作三十年来,一直都是兢兢业业,也时常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。这天,老崔又参加了一个行业会议,领导在台上讲话时,台下不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。奋力鼓掌的老崔,恍然大悟,脱口说道:“原来我的功夫是这样练成的啊!”



【 怎么搞的 】

一天中午,女儿和儿子都不愿意午睡,我便让他们在外面玩,自己回到卧室睡觉。本以为让他们自己玩一会儿不会有啥事,但当我睡醒午觉出来时,只见客厅的地上有两个打破的生鸡蛋,蛋壳和蛋液把地板弄脏了一大片,而那姐弟俩正蹲在那

里看着碎鸡蛋发呆。

我问女儿道:“我只睡了一小会儿而已,你们怎么就把生鸡蛋弄得满地都是,你说说看,这是怎么搞的?”

听完我的质问,女儿没有回答,而是静静地起身走到厨房,拿了两个生鸡蛋过来,然后她拉过弟弟的脚,让他平坐在地上。接着,女儿退后几步,仰着头朝

前走,当她来到弟弟身前时,一脚踩在弟弟伸出的脚上,然后,女儿假装摔倒,并且顺势把两个鸡蛋扔了出去。

就在两个鸡蛋落地碎开的同时,女儿转头对我说:“爸,就是这么搞的。”

我看着地上多出的两个碎鸡蛋,哭笑不得。 于永海

